

# 一张军人像

王玺 著

小品  
相声集

军事谊文出版社



## 王玺其人和他的相集

近些日子，几个人合着在突击赶写两部话剧和一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正忙得昏天地暗的，王玺突然来访，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作品集《一张军人像》写个前言。这实在是难为了我。在以往的写作中，涉猎的文体不算少，却从来没有作过“前言”，不知该如何落笔；况且，一般说来，作“前言”者大多是名人大家，我个人恐难以受此重托。为难之间翻了翻王玺给我的书稿，一篇篇熟悉的作品，一个个熟悉的人物，使我心动起来，唤起了我情感的记忆。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呈现在舞台上的情景，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就像打开一本相集，见到了我所熟悉的王玺，见到了和王玺合影或进入王玺镜头的那些人。于是，即兴之间写下了这段文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浙江省军区演出队曾红火一时，四次进中南海演出，也出了不少人才，如歌曲《走进新时代》的作者、著名作曲家印青，总政歌舞团的著名歌手白雪，总政歌剧团著名歌手鲍蓉，浙江、杭州电视台的著名编导李蓁、吴惠君，前线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何芬，广州战士话剧团的杨艺徽以及活跃在演艺界的过齐鸣、王平、毛波、李理、徐立、周平、邱建军、沈彤、蒋巍等等。当时我在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副处长，分管文化工作，业余搞一些演出队的文字创作。九零年春的一天，省军区杨司令员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在新兵连发现了一个文艺骨干，会说相声，还会写相声，让我去看看，满意的话就把他挑选到省军区演出队来。我即派人作了考核，反映不错，就把这个兵要来了。当天晚点名，我想见见这

位杨司令员发现并推荐的文艺骨干，结果全队人都到齐了，唯独就缺他一个，派人去找，才知他在埋头写东西竟没有听到哨音。他进屋后，迎着几十双审视的目光，却没有一个新兵应有的那种慌乱，却有一抹少女般的羞涩。他，中等身材，清秀，眉眼间流露出一股率真、聪慧，可从头到脚压根就没找出一点“幽默”，说什么也和说“相声”的联系不起来。此后，队领导安排他参加了小品《公园一角》的排练，剧中只有几句台词，是个配角，我对他不抱什么希望，让他锻炼锻炼而已。这天我去礼堂想看看排练情况，还没进大门，就听到里面笑声一片，女兵们前仰后合的，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一问才知道这是刚来的新兵的“演出效果”。这个搞笑的自己却一点也不笑，来个冷幽默。这个新兵就是我刚认识的王玺。

此后不久，我调到了南京。虽然离开了杭州，但和王玺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创作的几个戏剧小品，我是第一个读者；他上演的几个节目，我都是忠实观众；他借调到前线话剧团参加大型话剧《热土魂》的排练，我们经常交流创作心得到深夜；他考入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读书后，他经常来看望我；毕业留校后又继续从事文艺演出和业余创作，我和他之间依然有办不完的公事和私事……我和他相处十年，难忘的事很多，但最难忘的还是他的那本珍贵的相集，相集上那几张军人像。

军人像之一，是他父亲和祖父两个军人的合影。他的祖父叫王协一，典型的山东大汉，曾在张学良手下当过警卫营连长。西安事变时，他受营长孙铭九指派，率先冲进华清池，到鹞山半腰里捉住了蒋介石。周恩来到西安处理这一事件，他祖父担任警卫，亲自随车护送周恩来离开西安。正因为此，他祖父在打日本威风三年五载之后就不再受宠，从此抑郁而不得志，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特有的气质，却像遗传基因一样传给了

他的后人。

军人像之二，是他和父亲两个军人的合影。父亲叫王学斌，抗美援朝时奔赴了朝鲜战场，经过生死的考验和枪林弹雨的洗礼，锻炼成为一名人民的军医，面对战友们的病痛，面对朝鲜人民的家园的疮痍，他竭尽全力。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撤军，他和战友们奉命回国，在他们所乘的最后一列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外，构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他父亲是个摄影爱好者，有空就喜欢提溜个照相机带着儿子在西子湖畔照相，见有的游客没有带照相机，帮人家照上一张，留下地址及时冲洗好给人家邮寄去，决不让人家浪费表情，空等一场。王玺是在军营里听着军号声长大的，他父亲和他战友们的言行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他父亲带着他在西子湖畔拍照的经历，也许是他写下《一张军人像》最初的启蒙。

军人像之三，他和他哥哥两个军人的合影。他哥哥叫王赫，比他入伍早几年，南部边境反击战的时候，他哥哥上了战场，蹲过猫耳洞，也伏在牺牲的战友身边掉过泪。兄弟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互相比着干，但弟弟惟一不敢和哥哥攀比的，就是哥哥打过仗。

当然，在王玺的相集里，还有他和很多不同年龄层次的不同经历的军人的合影。就是这些军人，给了他对军人特有的感情，观察军人生活特有的视角。翻开他的作品集《一张军人像》，其中21件作品，无论是短剧、小品，还是相声，都是他把镜头对准军人的生动写照。战友们在捧读他这些作品，在剧场里看他这些作品演出，都感到特别亲切，就像翻阅他们自己的相集。尽管这些照片或许取景不是很奇特，用光或许不是很讲究，甚至有时焦距都还有一点不太实，但这些照片毕竟真实地记录了他对军人的理解和观感。捧读《一张军人像》，不仅

使我们看到一个个普通军人的可爱形象，也使我们看到王玺同志在拍摄这部“相集”所留下的那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记得过去在相册上贴像片，用过一种“像角”，我不会也不敢写什么“前言”，谨以以上文字权当“像角”，聊为这《一张军人像》作点装饰。愿我的朋友、我的战友也和我一样喜欢这本军人“相集”。

作者 邵钧林

(南京前线话剧团

团长、剧作家、一级编剧)

2001年4月18日凌晨

## 序

大概是四、五年或五、六年前，我团的音响师李来红同志带来他的一个同学跟我见面，修长的身材，瘦瘦的面庞，鼻梁上架着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来红说：他叫王玺。记得当时我说：“嚙、好大的名字”——一枚皇上的国印，这名字还不够大么，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大名字的年青人喜欢的却是戏剧里篇幅最短的小品。他递给我一个本子请我提意见，这便是这本集子里的《一张军人像》。后来他还寄来过一本本子，再后来除了年节互致问候外，来往并不甚多。前不久，他突然来电告诉我，他要出版一册他的小品集，这倒一下子使我这个搞了一辈子戏剧却无一本著述，一个并没他太大帮助却请我担此重任的老军人平添了几分愧疚的滋味。

我之所以愿意担此重任为他的《小品集》写序，首先在于他对小品创作的执着。众所周知，地方题材比较宽泛，而部队题材相对局限，虽然部队生活也很丰富多采，每个军人也有性格差异，然而真正形成戏剧冲突拿来入戏时，却要颇费一番周折与脑筋，此曰二难。还众所周知，文艺作品越短越小，也就越难启笔收笔，此曰三难。而王玺多年来却勇闯三关，写出那么多军事题材的喜剧小品实属难能可贵。如没有对部队生活的深情厚爱，没有对喜剧艺术的钟情痴迷，是绝不可能有此成绩的。

我之所以愿意担此重任为他的《小品集》写序，其实在于我与他对小品审美取向和审美情趣的不谋而合。小品姓“戏”，这是我一贯的艺术观点。小品较之大戏虽然篇幅很短，但必须具有扎实可信的矛盾冲突，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新奇有趣的人

物关系等等这些严格的戏剧特质。如此这般，才不致使小品步入误区，才会有它旺盛的生命力。有些人以为，小品无非是设定几个人物，给每个人物取上一个名字，让他们凑在一个场所，找点事儿，出个洋相，甩几个“包袱儿”，这实在是对小品的误解与歪曲，也使得很多观众对小品倒了胃口。曾有某大牌公司在出版我的作品录相带时，封面上居然冠以“相声小品系列”（相声与小品之间并无顿号），这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使我对喜剧小品戏剧品质多年坚持一下子化为乌有，这很使我难受了好多日子。我并非对相声有什么偏见，相反在我编导演的小品中借鉴了不少相声艺术的语言技巧。我只是说小品应是戏剧而不是化妆相声，尽管有不少相声演员在演小品。说到这儿，请恕我顺便直言一句，有些相声演员尽管在演小品，但他们关注的不是塑造人物而是甩“包袱儿”，对此我只能发出一声叹息。请认真琢磨一下王玺的《一张军人像》、《重归于好》、《临时爸爸》、《特殊任务》、《陪读爹娘》等作品，哪一部没有精巧的戏剧结构？哪一部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看他的作品无需看完作品的全部，只需让他用几句话说出作品的人物，简介作品的情节架构就能让人忍俊不禁，就可断定这些小品无疑是戏剧的、是喜剧的。

我之所以愿意担此重任为他的小品集写序，还在于他的作品把庸俗与粗俗毫不留情地赶了出去。一些小品创作者或小品演员，为了制造所谓的喜剧效果赚取情趣不高的观众的掌声与笑声，不惜用男女间或伦理范畴的低俗笑料插科打诨、拼凑“包袱儿”，这不但是对艺术对观众的亵渎，也是始作俑者文化修养与审美情趣的悲哀。这些小品中的毒瘤，在王玺的作品中找不到滋生的土壤，因此他的作品高雅、健康、向上、干净。

感谢王玺赋予我的机会与篇幅，使我说了上面这些也许是

人所共知的话。

祝王玺的小品集之二、之三、之……不断问世!

作者 李文启

(总政话剧团演员, 中央电视台  
小品编、导、演艺术家)



## 目 录

### 短剧、小品类：

❖❖❖ 一张军人像	[1]
❖❖❖ 重归于好	[10]
❖❖❖ 出国的情书	[17]
❖❖❖ 跨越	[23]
❖❖❖ 回家过年	[30]
❖❖❖ 陪读爹娘	[36]
❖❖❖ 路遇	[43]
❖❖❖ 临时爸爸	[50]
❖❖❖ 特殊任务	[60]
❖❖❖ 不要问为什么	[69]
❖❖❖ 公园一角	[78]
❖❖❖ 猫眼儿	[83]
❖❖❖ 收容“TAXI”	[91]
❖❖❖ 选爸爸	[98]
❖❖❖ 海市蜃楼	[103]
❖❖❖ 木丁西	[109]

## 2 一 张 军 人 像

❖❖❖ (外语短剧) 有你, 有我 [115]

❖❖❖ (大型无场次话剧) 百年梦想 [124]

相声类:

❖❖❖ 第六感官 [143]

❖❖❖ 哭笑不得 [150]

❖❖❖ 同名同姓 [159]

❖❖❖ 跋 [166]

❖❖❖ 后 记 [168]



## 2 一 张 军 人 像

[一位衣着朴实的中年男子，手里提着包，正在湖畔欣赏风景。  
[摄影师继续吆喝，他的话引起了中年人的注意。

摄影师：哎，先生们，女士们，我这里提供各种各样的服装，华丽的道具，帮助你实现人生的梦想。（发现一位妙龄女郎）别动！瞧你这身条儿，整个儿一个英格里·褒……不，索非亚·罗兰，我可是跟各大电影厂热线联系的，只要给你一拍，往上一登，保你名扬天下。哎……别走，别走啊。

中年人：（正在看广告板）我想……

摄影师：（一看中年人的打扮，不屑一顾地）你干什么！

中年人：你刚才不是说“提供华丽的服装、精美的道具，帮助你实现人生的梦想。”我呀，从小就想当兵，麻烦你给我来一张标准的军人像。

摄影师：军人像？（轻蔑地）你知道拍一张照片要多少钱吗？

中年人：钱？……我有，我有。

摄影师：（转为热情）提钱多见外呀！你刚才说要照什么？

中年人：（疑惑地）军人像呀。

摄影师：我这儿刚好有套军装，闲着也是，不如就给你用了。

中年人：哪儿来的？

摄影师：……说来话长，不过，可以告诉你：穿这身衣服的可是一位勇救落水儿童的英雄。得快着点。

中年人：（若有所思）噢。

[中年人换上了军装，将自己携带的包放在一边。

摄影师：就好象给你定做的一样。你是照徐洪刚见义勇为式，是周丽平奋力排险式，还是苏宁奋不顾身式？

中年人：就来一张“学习雷锋式”吧。

摄影师：好好好！来，站到上面。

[中年人走到假山石前，站着。

摄影师：(端着相机)收腹，挺胸，下巴不要抬太高，蹲一点儿，蹲一点儿……

[一位打扮时髦的女青年溜溜达达上。看到摄影师在为中年人拍照，不怀好意地从他们中间穿过，摄影师手拿相机，眼盯着镜头，不知不觉跟了过去。

女青年：(广东普通话，以下同)哎呀，先生，你非礼呀非礼呀！……

摄影师：别这样，别这样。(自语)我说怎么一眨眼老母鸡变鸭了。

女青年：哎呀，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呀。

摄影师：不是说你，不是说你，请别误会。

中年人：师傅，我怎么办？

摄影师：先别动。(又对女青年)小姐，拍个照吧。

女青年：不用了，我在美国，记者举着相机经常围着我转啦。

摄影师：美国？那不一样，不一样，要是我给你拍，往那上面一登，保你名扬天下。告诉你，我可是跟各大电影厂热线联系的，你象什么西影、北影、上影、长影……

女青年：我可是跟“好莱坞”挂钩的啦。

摄影师：哎哟，不得了！

[中年人仍保持着照相的姿势，呈半蹲状。

中年人：师傅，你快点儿行吧？

摄影师：别急，别急。(又对女青年)那……你初次回到国内，来到杭州，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难道你就不想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留下倩影？

女青年：那好吧。

摄影师：好！你准备拍几张？

#### 4 一 张 军 人 像

女青年：我拍照从来都是十几张不算多，二三十张不嫌少。

摄影师：（旁白）我非拍它五、六十张不可！（介绍风景）你看这里怎么样？……？……这里？

女青年：（眼斜到假山上）我看……

中年人：师傅，你还让我坚持多长时间？

女青年：怎么？你还有其他顾客？

摄影师：（对中年人）不用坚持了。

〔摄影师粗鲁地将中年人从假石山上拉了下来。〕

中年人：你也太“势利眼”了。

摄影师：（对女青年）请。

〔乐起，女青年款款迈步，站到假石山上，搔首弄姿。摄影师用相机对着她，不停地按动“快门”，两人忙得不可开交。〕

摄影师：（累得气喘吁吁）我……这可都是“好莱坞”风格的。

女青年：你要真拍得好，到时候，我可以聘用你为我的私人摄影师，到各地去转转。

摄影师：（受宠若惊）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女青年：你刚才拍了多少张啊？

摄影师：一卷十张，一共五卷。不过我又给你挤出来四张。

中年人：这也能挤？

摄影师：（责怪）有你什么事？！

女青年：可不可以给我看一看啦？

摄影师：当然可以，不过，（做钱的手势）……

女青年：好说，等会儿我回到宾馆以后，让我的秘书拿支票来给你结帐……

摄影师：支票？

女青年：对呀，我们在美国都习惯用支票的啦。

〔一位七十多岁的大妈扛一袋大米上，眯着老花眼正在打量女

青年。

大 妈：三丫儿，三丫儿。

女青年：（听到叫声，惊慌地）快把照片给我，快！

大 妈：三丫儿。

中年人：小姐，有人叫你。

女青年：那……不是叫我，你搞错了。（对摄影师）快呀。

摄影师：先给我钱。

女青年：傻冒儿。（说完慌慌张张跑下）

摄影师：哎，别走，钱呢？！

大 妈：三丫儿，三丫儿。

摄影师：哎呀，你嚷嚷什么？！把我的美国客户给撵走了！

大 妈：什么？美国客户？

摄影师：“好莱坞”明星。

大 妈：“好莱坞”明星？

摄影师：可不是嘛！

大 妈：呸！她是我那不争气的三丫儿。

中年人：什么？原来她是您的女儿。

大 妈：（看见了穿军装的中年人）解放军同志，我这心里的苦跟别人可没法说啊！我生了五个女儿，没有一个愿意养我的，这一个也不学好，成天在外边鬼混，可气死我了。

中年人：太不象话啦！

摄影师：真可怜。

大 妈：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要自己出来买米，别说让他们帮我了，认也不愿认我了，还不是嫌我穷、寒碜，怕给他们丢人。

中年人：大妈，你歇着，这大米我帮您扛回去。

## 6 一 张 军 人 像

大 妈：不不不，自己的亲女儿都靠不住，怎么好意思麻烦外人。还是我自己来吧……

[摄影师看到这感人的一幕，灵机一动，按下了照相机“快门”。

中年人：哎呀，大妈，你就别客气了。（扛起大米）

大 妈：谢谢，谢谢，还是解放军好呀！

[摄影师拔出插在自行车上的广告板，推出自行车。

摄影师：（对中年人）解放军同志……不，同志，你还是用我的自行车去吧。

中年人：租金多少？

摄影师：嗨！你这不是骂我嘛，尊老爱幼是社会公德。

中年人：那好。

[中年人将米袋放到自行车架上，推起了自行车。

摄影师：哎，对了，这套军装兜里的证件你可别乱动——这有关我的声誉。

中年人：（一指放在一旁的包）那我的包……

摄影师：你放心，也少不了。快去快回。

[摄影师继续招揽顾客，当发现手中的照片，忽然想起。

摄影师：哎呀！刚才那个女的照片还没付钱，（欲追）不行，这我到哪找去……对了，这不有照片嘛（越说越气）我去报案，、让公安局向全国发通缉令，抓住这个女骗子，让她赔偿我的损失……

[远处传来汽车声。

[一个戴眼镜，拿公文包的人急上，从他的穿着上看，象是外企公司的经理。

[经理在湖畔寻找着，显得很焦急，当发现摄影师时，忙迎了上去。



经 理：（急切地）师傅……对不起！我打听一件事。

摄影师：什么事？

经 理：刚才在这儿，是不是有个解放军救了一名落水儿童？

摄影师：对，是有这么回事，你……

经 理：我是那孩子的父亲。噢，那位解放军同志呢？

摄影师：送孩子上医院了。

经 理：医院我去过了，他已经离开了。你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摄影师：那我也不知道，不过，他一定会回来的。

[自行车铃声传来。

摄影师：哟！这么快就回来了。

[摄影师从中年人手里接过自行车。

[经理一见穿军装的中年人，忙热情地迎上。

经 理：哎呀，解放军同志，太感谢你了。

中年人：（懵懂）谢我？

经 理：（握其手）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中年人：……不是我，不是我。

经 理：解放军就是好！救了我的孩子，还付了医药费。（掏出一沓钱）谢谢你，一点儿小意思请收下。

中年人：你搞错了，不是我。

经 理：你就别谦虚了。

[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他们两人，又悄悄地按下了“快门”。

中年人：真的不是我，不信？……你可以问他。

摄影师：（解围）对对，不是他。

经 理：你给他打掩护。

摄影师：哎呀，真的不是他。

经 理：这……那……你怎么能证明不是他。

摄影师：这还要什么证明……对了，衣服里面有证件。